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

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

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
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得
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
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天下之
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
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
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
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
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
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

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

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荅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

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

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説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何如

愈白

荅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闕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

以自別於常人者毎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
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
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
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
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
所注書恵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
不喩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
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
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
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

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

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

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
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
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闕十
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
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
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
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

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

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直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慕仰風味未甞敢忘使至連辱兩書皆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欽想所爲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自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
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
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
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
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
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

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

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七首　序八首

與鄭餘慶相公書

言聘孟郊事餘慶以節鎮興元寅奏郊為叅謀郊挈其家行之興元次于號州閿鄉暴疾卒買棺以斂輿歸葬于東都郊素貧餘慶以幣如孟氏賻且遣使來商其家事故荅以此書公時為考功郎中【補注】鄭氏兄弟謂郊之妻兄弟也余要為興元尹奏郊為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閿鄉暴卒元和九年八月葬以十月費皆出鄭相及郊昔所往還者以其余財贍給其家云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illegible]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illegible]誠感

愁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郊弟酆郢時在湖州）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虞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鄭氏郊之甥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以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

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

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

唐史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憲宗即位拜爲相【補注】公元和九年所與興元尹鄭相書云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以持服在東都今巳外除而此書云前太子舍人豈其年紹述服除後公薦於袁邪然紹述未嘗爲袁客獨公和鄭相山南詩云樊子坐賓署則知樊嘗佐鄭于興元矣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樊澤之子宗師字紹述有墓銘在集孝友聰明家故饒

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一疊諸弟字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辭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一作以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以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

盛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輙冒言之
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公綽字寬夫京兆華原人憲宗時從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足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迓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耶若褫我容則兩郡守爾何所施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則吾且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惟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故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自問其家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岳軍每戰輙克

後公綽卒彼讒爲李道古代還不預平蔡惜夫【補注】公綽斬馬殺死士正在鄂岳時而柳氏敘訓新舊傳以爲在襄陽時誤矣

淮右殘孽尚守窟巢元濟有申光蔡三州據淮水之右孽庶子也竊環冠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一作難語莊子曰劒士瞋目而語難注云勇者憤然語齊雖游也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閭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月日一作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左傳郤縠閱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也使將上軍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

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蹀死之士蹀躍也徒協切莊子曰怒則分背相蹀温公云柳氏叙訓曰公爲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盡爲圖圉人索其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圉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負合鶩馬之性必較之按愈與公綽書技馬乃在鄂岳時叙訓舊傳皆誤也新史承之亦誤按公綽爲鄂岳在元和元年爲襄陽長慶三年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欝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貴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鬭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莊子孔子曰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稠多也漢灌夫稠人廣衆龍驁下韋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孫子兵法曰將者國之司命安危之本也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愼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再答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靡音縻散也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

兇豎謂吳少陽也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有董重質者勇悍善兵乃表請元濟主飲音於禁切飤音祥吏切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荆襄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國一作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戶剛者切獨閣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鬭一作鬪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荀子曰仁人之兵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一無此字）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

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注】

詳見公論淮西事宜狀矣中丞裴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軍既還奏進取策多合上旨進刑侍元和十年五月也其後討蔡不利羣臣爭且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惡之自中舍降右庶子十一年五月也十二年八月三日卒從度于蔡十二月執元濟以獻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焉惜夫

閤

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一有可字否許巳與裴

中丞度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

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唐史田弘正字安道憲宗時以撿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事見田氏廟碑

補注 洪正始名興爲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之兵馬使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懷諫古立委政家奴蔣士則衆乃推弘正主軍洪正因約將士獻魏博貝衛澶相之地憲宗美其誠詔撿校工尚充魏博節度使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

問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妄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人闕附狀求因閑（一作間）粗述下情忽奉累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唐史李絳字深之元和六年為相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於公為同年友一作李實非補注絳元和六年十一月自户侍拜相尋以足疾求免九年罷為禮尚十年二月為華守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有宿直舍之語絳碩德大臣且公同年故其相好如此

日一作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一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頓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舍公時為中書舍

人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謂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絶口不掛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一作謹狀）愈再拜

答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

穆宗時李紳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及牛僧孺輔政擢紳居禁近用事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紳爲御史中丞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

以激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由是皆罷之公本
傳又云紳果劾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
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補註公長慶三
年六月自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御史大夫時宰相惡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
不臺參少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正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薦紳及
侯喜等于陸傪至是劾之可乎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後劾之崔洪薦郗詵為
左丞詵後劾之紳此所以示公世不然子不見子濯孺子之事乎此事公旣不
言世亦未有辯之者反謂公變紳以附李逢吉獨王黃州荅丁晉公書以為曲
在紳諭己公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

察使使一無帶中丞尚不臺參京一作京兆尹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唐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掌糾正百官中丞二人爲之貳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爲然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夫人見近事書耳目所覩稍殊異即怪之其於一作於其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御史府有東西推左右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出荀子大略篇正

謂此耳客多不及自修報（王元之嘗荅丁晉公書云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繁爭臺參以謂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舜作涿器諫若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涿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爲尹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初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參以自解則曲在紳矣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辭之有也）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序

（陸傪已見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詩歙音失涉切【補註】傪以其年四月二十八日卒于道見李習之陸歙州述）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從一作）之良齋

咨涕洟易萃卦之文齎音躋嘆辭也洟音夷鼻液咸以為不當去歟
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
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
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
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
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
州則專而不能或一作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
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
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美一作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

翺翔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兮一作美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時郊為宣州溧陽尉宣州屬江南道故序云役於江南正元十九年也公時為四門博士補註公此序論唐人文首稱陳子昂為郊詩亦云子昂始高蹈詩序之意一也漢四百年文章司馬相如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每論漢唐必以二人為稱首獨文氏毀子昂不直一錢何哉不過謂其說武后與明堂太學為右訓每亦獨不見孟子陳其說於戰國歟蕭元二李杜各有傳白亦蜀人舊史以為山東人新傳謂其生於蜀巴西白上安洲裴

長史書云凡鄒人大李雯夢遂來覲焉則白爲蜀人也明矣又有閭丘均仲子陵亦蜀人以文名景龍中起家爲太常博士子陵好古學合州眉山大晉間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榮之終司門員外郎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前漢志八音金曰鐘石曰磬絲曰絃竹曰管匏曰笙土曰塤革曰鼓木曰柷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一作頻音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王子思詩話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夫未嗟氣嘆流而至於感傷其中者不能已已者英雄而不得盡其才賢智而不得發其蘊或貢潛抱鬱或流寓羈窮覽事離心搖觸寄意於是發為聲詩或歌詠前人之作酒後鳥鳥乃至潛然出潸無况怪也李頻曰杏棄不恒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愁而幽憂孤憤蟠結抑鬱如韓退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其詞豈能齋和樂平易哉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

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一無之字）以鳴（皐陶以謨禹以功）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韶舜樂名）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啓之子太康失邦其弟五人與母待太康於洛水之汭怨其不反故作歌書五子之歌是也）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莊周謂孔子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此篇言鳴者蓋本乎此）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一有矣字）乎（論語載儀封人之言孔曰木鐸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子制作法度以號令天下）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

楚史記莊子周蒙人也楚莊王迎以為相周去不仕隱居著書五十二篇皆寓言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大夫被讒見放退而作離騷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前漢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荀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張湛注淮南子曰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巳與墨相反前漢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老子經傳四篇姓李名耳申子六篇名不害河南京縣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田子二十

五篇名騶齊人游稷下号天口騶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昭王師居稷下号談天衍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佼音絞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名武事吳王闔盧張子十篇名儀蘇子三十一篇名秦二子皆言從橫秦之興李斯鳴之史記有傳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舊本云清以浮辨證云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六子唐史皆有傳其存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一無以字）解之

送許郢州序

（志雍安陸許氏正元九年進士弟仕終監察御史）公正元十八年上于頔

書至是送志雍其十九年歸郢於山南爲屬邑頓時節度山南東道德宗晚年務姑息頓奏達無不開允公欲私諭詩下益急而慢於奏上公此言蓋詩所謂

因以箴之者

愈常以書自通於于公頔頔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陽書見上累數百言其大要也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一有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才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

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豈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郢爲山南之屬郡故序以送志雍因以贈于公）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唐志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按察採訪使以營州郡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縣一無縣字）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

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從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平從事序

寶平正元五年進士第通鑑字曰御天下之二十二年則正元十七年德宗以建中庚申即位是歲辛巳二十二年矣廣州去京師萬里寶平之於趙植岸詞李翱之於楊於陵皆不憚萬里而爲之從事古之人重於知己者如此公時居洛故云東都交遊

貽周竇牟字也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一作敞其陽是維一作皆島夷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通典曰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甌越閩越禹後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別爲一種也故與地志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阯至于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故不得盡云少康之後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以其類非一種故謂之百越亦揔謂之東越古謂之甌題

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至秦始皇遣任囂以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桂林象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星紀牽牛斗越之分野連山隋其陰距海敵其明言五嶺據其北大海在其南也海曲謂之島言在島之夷以卉為服閩音緬甌五侯切其地見送惠師詩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役不興瀕海之鐃固加於初瀕水厓也音毗賓切是以人之於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德宗正元十七年也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唐分十五部此為嶺南道置郡守七十一縣二百九十四盡管古南越之地治廣州為南海郡署從事扶風竇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

一有其字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竇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辟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寖驕弟度不可諫即移病歸東都唐書有傳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志於知己一作我字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拂除不祥應劭風俗通曰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

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唐李泌傳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号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令御史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宴會按舊史云正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令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備三令節數作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之間公時為四門博士云肇置三令節謂德宗明始置爾）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

若其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武少儀大曆二年第於是揔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客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禮明堂謂位曰東夷之樂曰昧南蠻之樂曰任夷蠻之樂曰納褎衣危冠愉愉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事見孟先生詩琴操曰拘幽操文王作將歸操猗蘭操並孔子作事見琴操注虞氏事見家語文王宣父事見史記及琴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論語曾晳之言

曰暮春三月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舞雩旱祭之所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暐下第序

暐下老切按宰相世系韓齊映之弟茂終京兆府司錄參軍一作暐誤暐大曆五年韓十一年補註齊生之兄謂齊映以宰相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汶昳暐照昫驛而登科記無暐焉抑改名暐或昫也若暐之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豈所謂公無私也哉蓋亦失之矯亦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

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也故（一無下故字）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一無而字）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一無而字）去也及道之襄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雖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左傳晉大夫祈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讎不為諂立子不為比舉偏不為黨）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是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是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

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詐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鎮一無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映瀛州高陽人也貞元二年爲相明年爲張延賞所劾貶夔州刺史久之爲桂管江西觀察使唐史有傳）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枉或作拄前漢朱雲論難連拄五鹿君注云拄刺也距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一作在）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

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孟子對梁惠王

訖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

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閔上責其不亦

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補註 唐制取士有三禮科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

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

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

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選舉志有三禮科願先生之張之也吾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遺贈也以辭切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送李愿歸盤谷序

按石刻其後跋云隴西李愿隱者也不下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跡寄人世心逸清虛樂仁知於山水之間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

故序而送之于時縣大夫博陵崔淡拔其文序稽其義是用命工勒石于盤谷之西因以旌其不朽云唐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建丑月渤海高從士跋按歐陽集古錄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訛爾其小大不足歎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假愿之言以喻意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石本作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便捷也音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黛綠眉飾也音待戴切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以為神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石本作天子用力於當世者

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古本作所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一作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趑趄行不進也上七四切又七私切下千余切易豐卦其行次且）口將言而囁嚅（囁嚅小語也上音日涉切下音汝朱切楚辭喜囁嚅而安作）處汙穢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

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

宮盤之土維子之稼(周禮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一作可稼而食一作可稼可穡非)盤之泉可濯可湘(湘亨也見詩采蘋注石本作湘一作可沿一作而沿非)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

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石本作央)虎豹

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

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武方切)膏吾車兮

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傳雅曰猶徉戲蕩也)

小音辰羊下音余章切夷堅志云孟州濟源縣有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碑湮沒為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犟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恐以為真有寶匿焉伺宋去碎之無所獲弃于道上高密人孟溫舒為令聞之舁歸龕于出治堂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堯俞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補遺】蘇文忠公嘗曰六一嘗謂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文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如且放退之獨步江左縟繪以為工謂無文章則可唐正元元和間作若輩出曰無文章可乎意者猶此隱居之文尔然公與淵明出處不同淵明隱者也其辭出於自然蓋所謂窮作之若正元十七年公始三十四時方脫汴州之亂來居於洛方且求官京師藝乎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九